

# 沈从文笔下“水”意象的象征意蕴探微

刘飞娥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深刻的女性象征意蕴、生命象征意蕴与道家智慧象征意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接通了道家智慧,其深厚意蕴值得永远思索、回味。

**关键词:**沈从文;“水”意象;原型;象征意蕴

众所周知,自然风物和人文环境对文学作品中意象的构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客观实在都是文学作品中意象建构的基础,天地山川、花草树木无一不可以入文。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原型意味,所谓原型即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sup>[1][15]</sup>《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是万物的本源,是自然与生命的创造者,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也就没有世界的存在。因此,水在人类生命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水在文学作品中成了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水的观照和描述做得异常出色、细致的作家,首先便是以营造“湘西世界”而著称的沈从文。沈从文一生钟情于水,他以诗意的笔触精心建构了一个神奇的“水”世界。高频出现的“水”意象,是沈从文作品的灵魂,是具有生命色彩与丰富内涵的原型意象。那么,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弗莱曾经指出:“在原型批评中,诗人意识中的知识仅仅被视为他对其他诗人(渊源)的借用或模仿,也就是对传统的自觉利用”。<sup>[1][154]</sup>循着这一批评原理的启示,我们要透彻地探析沈从文小说中“水”意象的象征意义,就必须把它还原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对水的原始想象经验中去。因为“把我们所遇到的意象扩展延伸到文学的传统原型中去,这乃

是我们所有阅读活动中无意识地发生的心理过程”。<sup>[1][153-154]</sup>而从原型的角度去考察,水具有三种基本的象征意义,即女性意义、生命意义和道的意义。<sup>[2]</sup>循着这一思路,本文拟对沈从文作品中“水”意象所演绎出来的更具独特性的女性象征意蕴、生命象征意蕴、道家智慧象征意蕴,作进一步探究。

## 一 女性象征意蕴

有关水的女性象征意蕴,自古有之。从《诗经·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到《红楼梦》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宣告,晶莹透亮,清爽洁净的水成了女性的象征。女性柔情似水,水恰似女性温柔的化身。而现代文学史上,“湘西之子”沈从文在湘西的山石溪流间,自由地驰骋着自己的想象,也塑造了极富女性象征意蕴的各具形态的“水”意象。正如杨义先生所说,“构成沈从文小说抒情风采的是山石与水”,<sup>[3]</sup>作品中,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调描绘了水的颜色、声音、特性,形成文本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这里,有三三家门口的一大潭水,水流淙淙似一泓碧流(《三三》),有岳珉借居地晒楼后面的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地流着(《静》),有静静的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的茶峒山城的小溪(《边城》),有孕育着天天纯真性格与灵魂的那条大河(《长河》)……沈从文依靠水意象的物理属性,唤起读者的内视色彩,把水的色泽浸润到文字中去,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因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多具有水的灵性:洁净、淳朴、柔和,作者于潜意识中将女性与水作了极富诗意的调配。这些生养在水边的清纯女

收稿日期:2009-02-19

作者简介:刘飞娥,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性,有天真纯洁的三三(《三三》);精明能干、秀美而略带野性的天天(《长河》);痴情温顺、清灵如水的翠翠(《边城》)……她们如一泓碧流,清澈透亮,汲取了山水灵气,水性与人性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这些聪明伶俐、明洁质朴的湘西少女,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最温柔的核心”,而一条条各具形态的河流,则成了柔美如水的女性形象的独特象征。

我们再以《边城》主人公翠翠为例来稍作说明。翠翠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出场便是美丽而又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sup>[4]</sup>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我们读过的并不少,但是翠翠的美与动人,却有些不同。沈从文写她,突出了她的“自然性”即如水一般柔和清丽,作者把她写的如小动物一般可爱,“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她的一切,都来自于青山绿水的自然,并保持了那份和谐,那份清新。她所受到的教育是自然的,不同于外面的世界的教育,不同于她爷爷所受的教育,因为爷爷的人世阅历和沧桑的经验是人事给予的教育。这就如同自然界里的水,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自在。翠翠就像是一个生活在童话里的人物,她拥有快乐,又有美丽,也有朦胧的爱情。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恰如了无机心的翠翠。翠翠的生命如水,水和翠翠相互映照契合,物我合一,显现出一种简单到极致的纯净的美。小说中的水与这种女性美的契合恰恰体现了沈从文所信奉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出极为深刻的女性象征意蕴。

## 二 生命象征意蕴

可以说,沈从文在作品中把水认作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在一定程度上,水意象即人,柔和清丽的水是笔下柔美女性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作为生命的源泉,又是生命的象征。对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包括自然生命在内,沈从文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体验,并且生命是他构建艺术世界的重要支撑点。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sup>[5]</sup>他想用文字“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sup>[6]</sup>因此,水是沈从文笔下人物的

外化,同时,对生命的敬仰又使水内化为人物的生命之魂,水作为沈从文作品中最典型的意象,与沈从文最核心的范畴——“生命”融通汇合,借助水沈从文得以直接观照生命。

沈从文说过:“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sup>[7]</sup><sup>[215]</sup>“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sup>[7]</sup><sup>[218]</sup>正是在水世界的宏大背景下,沈从文塑造了一批有着蓬勃生命力的人物,其主要特征是豁达洒脱、英勇强悍、不驯服、有血性。他借水考验人的生命意志,弘扬人强悍的生命力。因为水那神秘的自然莽力,是人的强悍的直接证明。《一个大王》叙写一个曾做过土匪的差弁,用“两只枪毙死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虽然身个儿小小的,脸盘黑黑的,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有过人的精力和勇气,敢在大冬天下水游泳一个多小时;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在一排的敌人面前毫无惧色。虽然他干过杀人放火种种罪恶勾当,但他“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却令作者钦佩,特别是他临死前的那份从容,那种微笑,使我们感到人类的旺盛的生命力在死神面前也难抑制。《一九三四年十月一十八》在惊心动魄的急流险滩,让我们感受到水手体内奔涌的生命活力。一个牙齿已经脱落、银须飘扬的老头,有着长长的眉毛,大大的鼻子,人都快八十了,“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在寒冷的冬天还光着两只脚,为了做一个临时纤手,他同掌舵水手为一分一厘大声嚷骂,那份对于生存的努力执着,那身体的强健与硬朗,显示了生命的内在力量。《辰河上的水手》讲述了命里派定划船的三个水手的故事,展示了他们的生命豪气。掌舵水手为了托起搁入石罅里的船,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卸下裤子向水中跳去。“天上纵落刀子也得做事”,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也是他们生命充满豪气的宣言。在激流险滩中永远搏击的精神,显示了湘西人雄强的生命意志。

同时,沈从文也叙述了水边人充满野性的性爱,呼唤人的原始生命强力。沈从文作品最能传达那些不受物质功利污染,不受道德规矩羁束的原始情欲与性爱。在他所描写的湘西水上人的生活中,性爱是他观察最深最久的生命活动。沈从文有意识的将性作为生命力的象征来进行讴歌,以突显人“野蛮”、“雄强”的生命之美。从这个世界里,他并不是发现了性的放纵,而是在情欲奔放中发现了健全的人格,发现了生命与力。<sup>[8]</sup>这在沈从文笔下的水手、

妓女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自然之子,有着健壮的体格和弥满的精力。《柏子》中的水手柏子尽管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漂泊者,“却不觉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只是在自然生命里兑现单纯的情欲欢乐,被妇人称为“一只公牛”永远不知疲倦。《白河流域几个码头》中的水手多强壮、勇敢,“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女人时象一只小公猪”。《雨后》中的四狗身体强壮如豹子,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而《厨子》中的妓女则“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弥满如公猪,平常时节不知忧愁,放荡时节不知羞耻”。这些“野蛮”的自然之子,在炽热情欲的激荡下,演绎着人所具有的原始粗犷生命。可以说在沈从文笔下,贯穿着一个与“水”相结合、相映衬的整体形象群——水手和妓女,他们是从水的身影中走出来的理想人物,身上散发着“野蛮”、“雄强”的气息,这种气息正缘于他们与水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在水与生命的交融中,沈从文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更多的却是传达了生命所具有的孤寂与哀痛的独特意蕴。沈从文对人生的孤独有真切的体验,他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可以说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sup>[9]</sup>叔本华说过:“悲己所以悲人,悲人所以悲己。”<sup>[10]</sup>个性忧郁、敏感的沈从文对个体生命的短促和无常有着强烈的悲剧感,对水的感悟和生命孤独的体验,使沈从文接通了水的原始意象。而“水”意象所蕴含的孤独苦闷、忧郁愁苦象征功能和沈从文所追求的“美丽总是使人愁”的美学风格获得了内在的契合。因此,借助“水”意象,沈从文得以自由地抒发心中的孤独和忧郁,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忧”。

《边城》出版以后,沈从文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sup>[9]</sup>所以《边城》是一曲孤独、忧郁的歌。“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不能说这种永远的期待没有结果,即使有,那时也一切物是人非。朱光潜先生说得好,“《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翠翠似乎显

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sup>[11]</sup>这种深刻的孤独感使小说在田园诗般的美景中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孤独、忧郁情绪。《菜园》中儿子媳妇的罹难,母亲的自缢,和本来的溪林野趣构成了一种残酷的对比。就连三三这样一个梦幻般的小女孩对于城市美丽的憧憬也在突然出现又突然死去的病少爷身上夭折,“三三站在溪边,眼望着一泓碧流,心里好象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失去梦的三三只能借溪水排遣心中的寂寞和忧郁。《丈夫》、《长河》、《黔小景》等作品都抒写了水边人的孤独和忧郁情怀,可以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用诗意的笔触唱出了一支永远忧郁的歌。因此,阳花水的生命象征意蕴在沈从文笔下演绎出湘西人的生命之“美”,同时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忧”。

### 三 道家智慧象征意蕴

道家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是“道”的存在,大道无形、道法自然可以约略说明道家的智慧。而水作为万物的生命之源,它并不独施惠于人,这种不偏私是水的品性,也正是道的精髓所在。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这些古代先贤们实际说出了水给予人的智慧启迪与道德启示,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任何生命争荣,而是甘居下位,所以能纳百川而戍海;水固柔弱,但水滴石穿,能以柔克刚。先贤们从水的性质、性态中发现了水的品格,所以才会情忠于水,才会“乐水”。“湘西之子”沈从文是“乐水”的智者,他的笔下和谐美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优美健康的人性,人和自然达到了极致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蕴蓄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智慧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沈从文以水来参透宇宙的秘密的结果。

作为一个乡下人,沈从文独闯北京,立志用一支笔养活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凭韧劲挺了过来,这韧劲与他从小所谙熟的水性有关。沈从文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sup>[12]</sup>“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

实在是这一条河。<sup>[12][244]</sup>沈从文在“水”中接受了一份独特的人生教育,同时,作为回报,他又赋予“水”以纵深的意味。他借助对水的性态的把握,去洞悉生命的内蕴,从而在人生观和审美趣味上与道家的崇尚自然达成了心灵契合,他笔下的“水”意象也就显示出较为深刻的道家智慧象征意蕴。

沈从文还说:“我学会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是水给了他思维的灵感,是水给予了他写作的智慧。他的性格温顺且又孤傲,温顺与孤傲的统一便是水性,即“尚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学。他后来表示:“明白偶然和感情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也就是新的道家思想”。所以他笔下随处可见的“水”意象正是他从自己坎坷人生中学来的智慧,是他带着苦笑的经验之谈。他以古朴、雅洁、明慧、潇洒而又明澈似水的笔致,以诗化和散文化的文本体式,展示一个遥远、奇特而带点神秘色彩的山间水上世界,展示一片纯朴、强健而未为都市商业文化污染的自然人性的天地。<sup>[13]</sup>纵观沈从文的作品,在水的世界里寄寓着的正是独特的“天人合一”的道家智慧意蕴。

总之,“湘西之子”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不仅是其创作的背景和源泉,也是作家认识世界、礼赞自然和思索生命的载体。“水”既是聪明伶俐、明洁质朴的湘西女性的象征,又向我们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显示出深刻的道家智慧意蕴。沈从文精心建构的“水”意象,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是独异的,个中意蕴值得我们永远思索、回味。

#### 参考文献:

- [1] 弗莱. 作为原型的象征 [M] / 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2] 杨昌国, 晏杰雄. 水的原型意义勾联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1).
- [3] 杨 义. 京派海派纵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12.
- [4]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 8 卷 [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64.
- [5]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 10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3: 94.
- [6]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 11 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3: 65.
- [7]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 [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8] 赵 园.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 [M] /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368.
- [9] 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第 5 卷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叔本华. 人生的智慧 [M]. 上海:上海文学杂志社, 1986: 74.
- [11] 朱光潜. 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 [J]. 花城, 1980 (5).
- [12] 沈从文. 沈从文自传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 [13] 杨 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 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630.

(责任编辑:黄声波)